

清明怀故人

怀念特刊·友人

天堂里提前开播

何林

从家乡的贴吧里看到你辞世的消息,我宁愿相信是个愚人节的玩笑。我发短信向老家的同行再次求证。回复简短而触目:真的!

我无言,也无泪。曾经那样阳光的一张脸,就真的在旭日升起时刻去了天堂;曾经那样甜美的“嘉普”,就真的从此走进了历史,成为了永不续的绝响。

屈指算来,认识你应该有20年的光景了,荧屏上和私下里没再见过你,也该有七八年的模样。但当你离去的消息扑面而来时,远在异地他乡的我,却仿佛还在高中的岁月里,还在实习的机房里,还在嘉祥广播局的走廊上,还在飘荡着你的播音的农家

小院子里,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声音,哪敢想会有这样的人生变故!哪能接受这样的人生凄凉!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那是文化和娱乐的饥渴岁月。老家的那一方荧屏,因为一群拓荒者的执着,终于有了嘉祥自己的声音和新闻。你,如何众里寻他千百度地脱颖而出,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,隐约记得你当年邻家女子般的俊秀和端庄,尤其以嘉山祥水的淳朴乡音让家乡父老一点一点接纳了你,成为多少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。

客观地说,你不是最美的,你的声音也不是最好听的,但是,岁月流淌,在那个平翘舌不分的故乡乡野,你也像家乡的梆子调和唢呐腔一样,沁入了嘉祥人的呼吸和成长。

如今,突变、崛起的城市,到处

都在寻找新地标。蓦然回首时,尤其连你的背影也要走进坟墓时,那个曾经的贯耳的声音,难道不是嘉祥值得炫耀和珍藏的音符吗?

今天的病魔,是否在那段你爱岗敬业一丝不苟的日子里,就已经侵蚀了你的生命,不得而知;今天的英华早逝,是否与这样的一种在外人看来光鲜,我们自己却知道它有多苦的职业求索有因果,不得而知;此时此刻,我所能感知的,是你生活的热爱,你对事业的不舍,你跟病魔的撕扯,还有你无言、无奈、无尽的牵挂,留给那座小城,叫嘉祥。

你终于可以长眠而安息了,这样的解脱,淡定而从容,却分明不公而残缺。

说故乡的父老需要你,或许假了,但你的家人、亲朋需要你,想必你自己也很明了。但病痛无

情,回天无力,唯有这样的半城哀叹,聊作你远行的嫁衣。

可憎可恨的癌啊,凭什么就这样剥夺了你的阳光?莫非,天堂里的《嘉祥新闻》着急要开播?

冷静的伤怀里,更加慨叹生命之脆弱。过路的,你说我们要财富干什么?我们要名利干什么?哪怕平淡,有爹娘在,就有爱和温暖;哪怕平庸,有健康在,就有希望和来年;哪怕平凡,有呼吸在,就有牵挂和思念。当生命成为定格,“1”没了,身后的零越多,追随者越多,哀痛越磅礴!

每到夜降临的时候,我都隐约感知,工作狂的你,或许又该舍了病痛,值班上岗播新闻了。

这一年,天堂里提前开播《嘉祥新闻》。

从此,天堂里多了一个嘉祥味道的甜美声音。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韩建萍
●终年:41岁
●籍贯:山东梁山
●生前身份:嘉祥电视台新闻播音员,曾主播《嘉祥新闻》和当地电视台文艺节目多年

一位曾经穿过煎饼衣的朋友

陈正宽

朋友属五伦,人生在世,不可无友。但自己的朋友,平凡者多,达官贵人少。这或许与自己是“布衣”有关系吧。因自己好文,过从甚密的,又文友居其多。上世纪80年代中,有位老教书同事,造访寒斋,掏出一篇文稿叫我看。看过了,同事问我:“如何?”我捏着稿子,笑着端详:“不错,生活体验,文字根底,都好。”“愿意交个朋友吗?”我点点头,“以文会友,有何不可?”一个礼拜后,寒斋客席上,便多了两位访客。一位是老同事,一位是老同事引荐的新文友。

我注意到新文友,个子不很高,始终微笑着,态度很温和,眉宇间氤氲着那种温柔敦厚,语音低调,却句句砸得实在。便从此

起,若不是公务缠身,每逢周末必到,到必笑,笑必聊,聊不离文,文质彬彬。我也知道了,新文友是昌潍师专(今潍坊学院)开校元勋之一,军队转业后到潍坊政协,他叫刘焕勤。挚友不见外,他叫我“陈老师”,我就叫他“焕勤”。焕勤是青州人,少年时代,日寇侵华,受尽离乱之苦。1943年,日寇大扫荡,出身贫苦的小焕勤,不得不随了母亲南行逃荒要饭。娘儿俩,从青州要到鲁南,从鲁南要到苏北,南行一线,一直要到淮南……

周末惯例,焕勤上寒斋,让我看稿子;我则请他讲,当年随母亲,上淮南逃荒所见所闻故事。一个不是多么健谈的人,一旦说起遭遇,真是字字珠玑。他说,要饭到淮南,那里狗多,家家

养狗,加上野狗,俨然一个狗世界。上富家主儿要饭,看家狗凶,看家奴更凶,弄住要饭的孩子,没头没脸往死里打。焕勤说着,常眼圈发红,一边露出胳膊腿脚,让我看,叫狗咬的,叫人打的,那么些刺目的伤疤。他说,每日要饭,回到露宿的野庙,母亲揪着他满身的伤口,一边哭一边擦拭,掩泪相抱,娘儿俩泣作一团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焕勤说,在一个寒天清早,外出要饭之前,娘说,“孩子,今儿天寒,做了件袄,虽说破,穿了总暖和点,来,给我穿上。”儿子让娘给穿袄。这袄,又破,又厚,又硬。问“怎么硬呢?”娘说,“保暖要紧,就怕不硬哪。”小焕勤迎了寒风,要饭去了。日暮而归的儿子,让娘看了又看,

摘不下眼来。娘惊异地问:“狗咬来吗?”摇摇头。“人打来么?”点点头。娘自言自语地,苦笑着说,“这就是了……”我问焕勤:“什么意思?”焕勤告诉我:“因为穿了煎饼衣,挨了打不疼,煎饼挡着。”原来,母亲把要来的煎饼叠得厚厚的,放到袄胎棉花的背和胸上,当成马甲,减轻伤痛。世上母爱形式多,像“煎饼衣”却仅见。多么动人的素材呀!我劝焕勤写出来。他写了,发表了,在《人民政协报》上。

我和我的新文友,相交十多年。几乎是周周必见的的朋友,一下子大半年消息渐阙,不免心里打鼓。急切打听,方知我那位曾经穿过煎饼衣的朋友,遽尔过世。我以当时未能知讯见他最后一面为恨,沉吟了许久。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刘焕勤
●终年:72岁
●籍贯:山东青州
●生前身份:原政协第八届潍坊市委员会常务委员,潍坊市政协文教卫生委员会副主任

指导员,我在春天里想你

殷剑

又是一年清明时,又是河柳发芽的日子,指导员,我总是难以忘记你和蔼的笑容和亲切的话语,哪怕时光陡转十年,一切恍如昨天,依然是那么清晰。指导员你在天堂还好吗?

记得我入伍的那年夏天,我和六个战友从宁波船校学习回来,你来梅河口车站接我们。身体微胖的你脸上挂满了汗珠,黑红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,让我们紧张的心放松了许多。你亲手接过我的行李,放在车上,在你转身的时候我看见你的军装后背都被汗水浸透了。开车的老兵向我们介绍,你就是我们要去的连队的指导员——房丰。

汽车在高山中穿行,由于气压的缘故,我的耳膜很疼,根本无暇顾及车外美丽的景色,指

导员,是你拍了拍我的肩膀,告诉我说:“别紧张,慢慢就习惯了,放松。”

后来的集训生活很艰苦,每天两遍五公里跑让我们有点吃不消,但是指导员你一直陪在我们身边,给我们这些新兵鼓励。看你坚持拖着微胖的身体跟在我们后边,老兵们都嫉妒得发话了,说他们下连的时候可没摊上这样好的指导员,这么关心新兵的干部。当时我就狠下心来,一定好好训练,不辜负指导员的关心。

冬天我被提前任命为班长,并担任连队的文书和通讯员,主要负责连长和指导员的工作生活,有了和指导员你亲密接触的机会。我当时兴奋了好几天,战友们都羡慕我。但是和指导员接触多了,我也发现了你的秘密。每天晚上你都要吃药,有时表现

得很痛苦,可是一旦被我们发现了,你立马换上一副笑容。

后来老兵告诉我,你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落下了心脏病和关节炎的病根,但是你不顾病情,依旧坚持亲自带兵训练。我担心你的身体,忍不住问你:“为什么还要亲自抓训练,让排长带就行了。”你却告诉我说:“只有和我的兵在一起,心里才踏实,才感觉自己像一个兵,才知道士兵的思想。”

也正是你的这种坚持,我们连队始终是支队的标兵连队。也正是在你的熏陶下,我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,让我时刻铭记自己是一个兵。

来年的冬天,我要退伍回家了,我们在连队的小食堂聚餐,从不喝酒的你喝多了,我扶你回去的时候,你的嘴里还哼唱着那

首我们最熟悉的歌:“战友、战友、亲如兄弟……”

离开连队时,指导员,我是多么舍不得你,我是多么放心不下你的身体,我是多么想再当你的兵啊!

回家后我们经常联系,诉说彼此的一切,可是在2002年的春天,我好久没有收到你的音信,我以为是你在训练忙。当我给你打电话时,得到的却是来自你亲属的不幸相告:你因心肌梗塞已离开了人间。就是在这样一个春天里,我第一次号啕大哭,不停地问:指导员,为什么你不注意自己的身体,为什么?!

春天又来了,指导员你在天堂还好吗?你知道我在想你吗?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再当你的兵!温暖的春风里,我仿佛又听见了那首歌:战友、战友、亲如兄弟……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房丰
●终年:36岁
●籍贯:吉林通化
●生前身份:吉林边防武警总队白山支队巡逻艇大队一中队指导员

泪雨绵绵忆学友

雷传桃

清明时节,我的心里一直泪雨绵绵,高中同班同学潘宏才的影像越来越明晰……

那年中考,我考砸了,进入一所升学率极低的农村普通高中。忧及前程,我对文学痴迷起来,上课偷看小说,课堂上偷看小说,课堂上偷看小说……

记胡乱记几笔,课后作业更是做得马马虎虎,单元测验和考试,都是耍小聪明应付过去。

高二下学期起,我开始往外投稿,大多是泥牛入海无消息,偶尔收到一两封印有报刊社地址的退稿信。潘宏才是生活委员,负责收转同学们的信件。我的退稿信,自然逃不出他的眼睛。有一天,他问我是不是打算吃文学这碗饭,我当即否认,说自己有亲戚在报刊社工作,给我寄来的一些学习资料。

高三分科时,我选了文科,潘宏才选的是理科。正当我继续做着文学梦时,潘宏才找到了我,劝我好好复习,参加高考,考上大学,跳出农门,有了工作,再

当文学青年也不晚。我苦笑着说,大不了我回农村种地去,以后当个农民作家。他骂我没出息,还气愤地说,我看你的脑子是被门缝夹扁了,你家境贫寒,回去种地,你能承受得了方方面面的压力吗?

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我突然明白过来,赶紧找齐从初中到高中的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课本,拼命地复习起来,每天早晨4点半准时起床,中午不再午休,晚上直到12点才入睡。老师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再也不是耳旁风了,而是烙在我脑海深处的鲜明印记……

最终,我考上了师专,是那所农村高中当年唯一的大专生,

也算是状元了。我知道,最值得感谢的人是潘宏才。

潘宏才考上了中专,却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,前来向我祝贺。我和他喝了不少啤酒。然而,万万想不到的是,在回家途中,他连人带车跌进路边的深沟里,因脾脏破裂,失血过多,再也没有醒来。惊闻这一噩耗,我的心里写满了“悔”字……

我当上乡村中学教师后,用薪水养活了清贫的文学梦。随着一篇篇作品的发表,我加入了市作家协会,算是圆了作家梦。

宏才,我一直在努力,总有一天,我会带着油墨飘香的新书,去你芳草萋萋的坟头,让你分享我的成功和喜悦。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潘宏才
●终年:19
●籍贯:江苏南京
●生前身份:学生